

西庚招元

申使

外

記

捕總

錄

史

朝征緬

錄



西使記

劉郁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西使記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

西使記

元

劉郁

撰

壬子歲。皇弟旭烈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馳驛西覲。自和林出

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輟磴。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圉。閒錯土屋。窗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畜酒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馬牽拖牀。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閒。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刺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已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太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龜。

蛇行相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樺思千城。大而民繁。時羣花正開。惟梨花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豆許嚙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卽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奧魯屯駐於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柏。二十九日過滯埽兒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峰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五十。已而皆下。惟檐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峰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爲墜。諸道竝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玉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咒。日誦。蓋使蠱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爲兇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旣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跖。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豔。過阿刺丁城。樞哨蒼兒人被髮。率以紅帕。

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啖糲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法里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沈檀烏木。降眞爲之。壁皆以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后妃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十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法里不悅。以橙漿和糖爲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癰顏八兒。房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癰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翌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卽海。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如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奧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以革囊。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蚌并泥沙貯於囊中。遇惡虫。以醋噴之。卽去。旣得蚌滿囊。緘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寶鐵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

紀其事及時。王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己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鬚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鬚孔。雀如中國畫者。惟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香貓似土豹。糞溺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鵲鴿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瑋瑋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卽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牝馬有駒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不復出。阜鵬一產三卵。內一卵生大灰色而毛短。隨母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壘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旣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便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卽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返凡一十四月。郁款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遠。國號變易。事亦難考。今之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印毒卽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卽安息所產大馬爵也。密昔兒卽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記。

四庫全書提要

西使記一卷。元劉郁撰。郁，真定人。是書記常德西使皇弟錫里庫軍中往返道途之所見。王恽嘗載入玉堂雜記中。此蓋別行之本也。元史憲宗紀二年壬子秋，遣錫喇征西域蘇丹諸國。是歲錫喇薨。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諸王錫里庫及烏蘭哈達帥師征西域法勒噶巴、哈台等國。八年戊午，錫里庫討回回法勒噶巴平之，擒其王，遣使來獻捷。考世系表，睿宗十一子，次六曰錫里庫。而諸王中別無錫喇。郭侃傳侃壬子從錫里庫西行，與此記所云壬子歲皇弟錫喇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者相合。然則錫喇卽錫里庫。因元史爲明代所修，故譯音譌舛，一以爲錫喇，一以爲錫里庫，誤分二人。而憲宗紀二年書錫喇薨，三年重書錫里庫西征，遂相承誤載也。此記言常德西使在己未正月，蓋錫里庫獻捷之明年。所記雖但據見聞，不能考證古蹟，然亦時有異聞。郭侃傳所載，與此略同。惟譯語時有譌異耳。我皇上神武奮揚，戡定西域，崑崙月蝕盡入版圖，計常德所經，今皆在屯田列障之內，業已欽定西域圖志，昭示億齡。郁所紀錄，本不足道。然據其所述，亦足參稽道里，考證古今之異同，故仍錄而存之也。

國之盛衰不系於一時之治亂而繫於天下之人心之治亂也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庚申外史

權衡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
堂祕笈及學海類編學津討原
海山仙館叢書皆收有此書各
本互有異同學津本較勝故據
以排印

庚申外史序

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吉安人葛溪其號也隱太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太不花丞相李察罕嘗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海陵鹽船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間關往北尋見苦請歸鄉於是附鄉人鹽船回與予言始寓臨江蓋隱德碩學之士也集中因閱此錄遂廣其傳云金華宋濂

又一本序云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簡受命尙書尙書稟命中書中書奉旨差人遍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當職興澤州儒□□汴梁陝西有顧九成去陝西後迪簡往汴梁□□□□忠之昔事龔伯遂於京師伯遂死忠之爲借又事指空和尚於京師指空死忠之山居擴廊延致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來天下之用兵朝廷之得失事與之極論數晝夜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前後一致關於治亂興廢之幾者而又忝以衆人之說若夫庚申帝元統以來十五六年之事余因昔嘗聞之當時學士大夫而得其一二矣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之事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紀庶於上俾太史采覽然其地方人名歲月忝徵出於一時傳聞紀憶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牴牾惟太史氏據天下圖籍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爲史得無僭乎余曰予食官祿受命訪求史事既幸有所聞敢不從實紀錄具報官府初非有欲上人之心也何僭之有故序

庚申外史

明 葛溪權 衡以制編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朕固愛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使登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爲之躊躇者累日。自念晃忽叉之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室。妥歡帖木兒太子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禮絕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爲言者。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元。逾月而崩。廟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遭折死耶。妥歡帖木兒在廣靜江。可取他來爲帝。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至廣靜江。取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竝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畱連至六月。方便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皇太后。丞

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伯顏爲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爲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滿夕兒者。首薦高麗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慧黠。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衆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大。宜爲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爲后。后權臣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于前。窮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不言。心甚異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卽位以來。不復畱心政事。惟日溺于酒色。收晉邸后爲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旣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席。名爲鴛鴦筵席。偶坐中有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爲誰。意欲畱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太尉伯顏陞爲右丞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入京師。宿畱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眞僞。伯顏適爲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德之。旣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裹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憨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爲文宗義子者。謀爲不軌。將不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剌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

可匿之乎。并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我如何救得你？亦絞于東門外。唐其勢既死，命撒迪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刺氏爲皇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爲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竝爲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書。漢兒人讀書，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匠刺麻至京，禮爲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剌王家奴也，謂剌王爲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剌王謀爲不軌，殺剌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索秦郵爲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省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品官畜馬有差。六月，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河南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鵠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技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轆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將軍敗之于鹿邑岡，擒之。號其岡爲得勝岡。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師爲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著太皇太后。慧出紫微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十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硯山亂于

廣南之惠州。旣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修曲阜孔廟。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爲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初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邨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丈紅焰半天。翌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邨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邨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喜曰。盍與我爲徒弟可乎。老者遂捨爲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羣徒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雖有司嚴捕。卒不能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直方。直方教之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預爲之防。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遊。人皆謂爲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幫俸。孟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蠟爲丸。彈狀佩之。稱聖旨。刳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喚當值掾史來傳聖旨。我則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德致仕在家。卽傳聖旨召之。使